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李黄集解卷二十五 二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退毁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郎

謄録監生臣李逢先

毛詩集解卷二十五　　宋　李樗黄櫄　撰

小弁步干反　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弁彼鸒音預斯歸飛提提是移反　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力知反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徒歷反　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音燭　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莞

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漼于罪反者淵萑葦淠淠孚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醻市由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寄彼反矣析薪杝敕以反矣舍彼有罪予之佗吐賀反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

發我笱我躬不閲遑恤我後

李曰太子宜臼平王也且曰申后之子也幽王既愛褒姒生子伯服遂廢申后以伯服為太子遂逐宜臼左傳曰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黜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攜王指伯服也王嗣指宜臼也詳左氏之文則是幽王既死伯服自立故謂之攜王諸侯黜之而立王嗣也此詩平王為太子見弃之時其傅之所作也弁彼鸒斯此章言

已之失其所也弁樂也鸒斯鳥名爾雅曰鸒鶋名卑居又名雅烏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鵯音匹烏廣雅曰不反哺者謂之雅其謂之鸒斯者孔氏曰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孔氏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鸒斯之目為不精然揚子雲曰頻頻之黨甚於鸒斯子雲之意豈不因詩中之文而言之提提毛氏以為羣不如王氏以為安好人提提亦是安也穀養也言以鸒斯之鳥乃能弁

樂羣飛而且安然今太子不得所安則曾鸒斯之不若也凡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乃獨見弃於父母則凡民之不如也既不如鸒又不如民於是號呼而告之於天曰我有何罪乎又曰我之罪當何如邪惟其無罪見逐故心之憂以為將如之何踧踧周道此章則言周之將亡也踧踧說文曰行平易也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鞠為茂草乎見其國之將亡也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周道鞠為

茂草正猶王宫生荊棘皆以見其將亡也此詩言鞠為茂草非是當時已如此特預言之耳如赫赫宗周褒姒烕之是以褒姒之寵而知國之將亡也其後黍離大夫過宗周而盡為黍豈太子傅之言為有驗邪自古廢嫡立庶未有國不受其禍秦廢太子扶蘇而立胡亥晉廢愍懐太子而立恵帝隋廢太子勇而立煬帝不旋踵而禍及之幽王所為如此其受禍也必矣此我心之憂傷惄焉如擣也惄思也擣如以物而

擣心也不脫衣冠曰假寐如宣公二年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是不脫衣冠也假寐之中長歎此事維憂其老故其心之憂如夫人之頭痛也詩言其心之憂矣有五其言之重複者以見其憂之甚也維桑與梓范內翰曰此章言宜曰孝敬而幽王之不察也陸農師曰桑梓父兄所植尚或敬之也禮曰見君子几杖則起其類是乎蓋以見君子之几杖則起其敬於君子也可知矣父兄種之木尚加敬止況人之

所恃惟母所怙惟父敢不恭敬乎恭敬如此而乃見弃豈我之不屬於毛乎豈我之不離於裏乎屬離皆附麗之辭也夫人之所以見愛於父母者以其受父之皮膚處母之胞胎今我獨不受父之皮膚乎獨不得處母之胞胎乎辰者日月星辰所會也言我所生而遭難如此豈其所生之辰不祥邪如韓退之我生之辰月宿南斗惟其所生之辰不祥如此故其所以遭讒謗也宜臼之遭見弃者宜亦生辰之不祥也故

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此章言王之不知已也菀然而茂者柳也其上則有鳴蜩之嘒嘒然漼然而深者淵也其傍則有萑葦之淠淠然而茂柳繁則有鳴蜩淵深則有萑葦柳之與淵皆能容物今王為父而不能容其子乃使之如不繫之舟不知所至故我心之憂至不遑假寐也鹿斯之奔此章言王之無恩御其子禽獸之不如也鹿之奔走者宜其疾速今乃伎伎然而舒遲者待其羣也雉之朝雊時雊然而

鳴者求其雌而並飛今幽王弃其子是全無親親之恩弗如鹿之有所待而雉之有所求也王既弃其嫡譬如木之無枝則其勢孤矣此我心之所以憂而曽莫有知之者夫以此詩既言菀彼柳斯有漼者淵以刺王之不能容其子曽柳淵之不如也又言鹿尚待其羣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則是又鹿雉之不如也夫以鹿尚待其羣雉尚求其雌而王乃安然而弃其子是誠何心哉虎狼有父子之仁以虎狼猶

愛其子而王乃弃其子是禽獸之不如也相彼投兎
相視也視彼掩兎者尚有先驅而走之者道中有死
人尚有掩覆之者墐埋藏也左氏曰道墐相望是也
夫以兎特禽獸耳塗之死人又非親戚皆有不忍之
心今幽王之存心乃忍為此此我心之所以憂而至
於垂涙也文王之葬朽骨當時之人以為文王之仁
尚及於死者況生者乎文王之於朽骨非有父子之
親猶且愛之則其心可知也幽王之於父子之親猶

且如此踈者亦可見也況欲澤及於斯民乎君子信讒范內翰曰此章言王之信讒怒其子而不循理也蓋言幽王之信讒如獻醻之無不受飲而幽王既不愛其子故內讒言更不舒究其為何如也王苟能徐究之則讒言亦不難見也如太子申生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夫寘諸宮六日則其誣譖不亦甚明獻公不能徐而察之此申生所以有新城

之禍幽王之誅其子何以異此然申后宜臼之見黜必有讒言交構於其間襯申生楚太子之見黜而驪姬費無極之徒姦言巧辭可謂深矣今申后宜臼之見黜則褒姒之徒其譖之也必有以深訕之特幽王之不察耳伐木者掎其巔而伐之不欲妄踣之也析薪者必襯其理而杝之者盖隨其理而漸析之不欲妄挫之也今幽王御其子不循理舍彼讒言有罪之人而加罪於我則是妄加人之罪矣佗加也幽王之

時若舍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有罪伏辜者猶且舍之況於彼讒人之有罪變白為黑幽王安能辨之邪夫父子天屬之親也今幽王弃天屬之親視之如路人乃以讒言為可信而以其子為不足恤則幽王之不明也甚矣其不仁也亦甚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高莫如山也而人則登之浚莫如泉也而入則入之王者勿以九重之邃天子之尊輕易其言而人莫我聽也而人將有屬耳於垣牆而聽之者

王苟輕其言而不能愛太子則小人將乘間以離人之父子不可不戒無逝我梁四句與谷風同逝梁發笱譬如褒姒伯服奪其子母之愛今我躬之不容安能恤其後事哉

論曰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吾於小弁見之夫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之而怨固非理也至於弃之而不怨亦非理也髙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髙子徒知勞而不怨之理

而不知所當然者故孟子深陳其曲折而闢之曰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蓋父母弃而不怨則愈疏舜號泣於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舜不見愛於父母則思其所以不見愛之由是怨慕也故公明高以為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也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亦是怨慕之意韓文公著履霜操以尹吉甫之子伯奇無

罪為後母疾而見逐故著此操注曰追帝舜之事明怨其身之不父母憐也言人之不得於父母者當益親也其辭曰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逐兒何為又曰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是亦舜怨慕之意爾蓋子而見弃苟或不怨是猶路人相遭一不得意憤怨而去無復介意曾何有恩義哉故孟子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則與路人等爾即此觀之小弁安得為小人之詩邪雖然幽

王之黜太子宜臼固非也而太子宜臼之立周已東遷周室自是不復興則平王亦非賢王也幽王黜之詩人乃譏之者蓋嫡庶之分人主所當先務也叔孫通曰太子天下之本也本一揺則天下震動惠帝柔懦之主也高帝欲廢之而張良之徒為之謀成帝亦昏淫之主也元帝欲廢之而師丹正諫蓋嫡庶之分不正則天下震動其禍兆矣故雖惠帝之柔懦成帝之荒淫不敢廢也宜臼雖非賢主幽王廢之卒致驪

山之禍則知天下之本其不可動揺如此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吴反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

他歷反　毚士咸反兔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李曰鄭氏曰悠悠思也其意以謂大夫憂思而訴之於天王氏曰悠悠不疾之意夏曰昊天凡言昊天則望之以其明也天不疾於用明則令已遇讒鄭氏則以為大夫之憂王則以為天不疾於用明王氏之言

固失之矣鄭氏之言亦未爲得也夫悠悠昊天者只是言天遠大之意言大夫遇讒則呼天曰悠悠昊天乃民之父母也今既無罪無辜而遭此亂如是之大且語辭耳鄭氏以且爲苟且之且不惟文義不合詩人之意兼以其字屬於父母之下豈詩人之體乎憮大也鄭氏曰敖也鄭氏之言固有所據如禮記魯令辞令皆曰無憮無敖則憮亦敖也然此詩但言其亂如此之大不當爲敖葢鄭氏以父母爲王故以憮爲

王之敖慢無法度然此詩乃是言天為父母而降此大亂也昊天已威此四句亦上章意言上天降喪亂亦甚威矣然我其實畏謹無罪也天降喪亂亦甚大矣然我其實謹慎無辜也慎毛氏以為誠不如歐蘇以為謹亂之初生涵容也僭鄭氏曰不信也鄭氏以為不信其訓詁則得之矣然其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詩只言僭不當言信者也此乃言小人之為讒有漸其始也必為不信之言以嘗試君之

喜怒人君苟涵容而不拒則其志得矣小人於是無所忌憚而後進讒言人君必信任之此亂之所以又生也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孔子此言最盡小人之情狀夫以水之浸潤漸於壞物皮膚之受塵漸受塵垢小人之讒如水之浸潤皮膚之受塵亦以其漸人君苟不察則小人得以逞其志必相謂曰吾之言君不我怒矣我何憚而勿為姦哉唐太宗時陳師合上抜士論謂一人

不可惣衆職微刺諷如晦等太宗曰玄齡如晦等不以勲舊進特其才足與有為天下女欲離間我君臣邪遂斥之嶺表使為君者皆如太宗則小人必不敢以嘗試之言入之至於漢元帝優游不斷是以恭顯之徒周堪蕭望之劉更生張猛四人重相辨論其始也元帝不之察其終也蕭望之皆為恭顯所排原其所由則僭始既涵之所致也君子如怒遄疾也沮止也司馬温公嘗舉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

庶遄已此言無所臧否為患大矣葢幽王無所臧否不能用刑賞以别白善惡以成此亂故詩人教之曰王如能怒以懲姦則亂庶幾遄止矣如能祉以進君子則亂庶幾遄已矣以言幽王之不能然也蘇氏曰君子以為不幸而至此矣若人君一日覺悟大有所誅賞如楚莊齊威之事則亂猶庶幾可止也此實名言先儒以君子為在位者其説固非王氏以如怒為至誠之威以如祉為至公之德亦非也此但言王如

能懲能祉則可以止亂矣君子屢盟夫治世豈有君與臣盟哉使不善之人犯刑誅之可也何至於盟哉考之春秋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君臣相疑不能察其實而但爲盟誓適所以長亂矣盜者指小人也禮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以其害人如盜賊然君子信之此所以用暴也餤進也盜言小人之言也小人之言甚甘人君徒知其甘而不知其禍此亂之所以日進而不

已也漢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君子之言如苦口之藥此所以能治疾小人之言如味之甘者乃所以為毒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汝之言即小人之甘言也逆汝之言即君子苦口之言也唐人之言曰鼷鼠之牙食人有其類雖齧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鼠食其角矣牛之寢齕有蚊蚋撓其膚毛必致鼓耳揺尾以揮之及鼷鼠食之即不知

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之千嘴乎以其口甘雖貫心撤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朝廷之盜亦饞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觀此則知孔甘之言安得而不為亂乎匪其止共家語嘗說此句而繼之曰此傷姦臣蔽主為亂也王肅注曰止息也邛病也讒人不知所止息故惟王之病此言不甚分明孔氏曰此小人好為讒佞者非特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又為王之病害也此言似亦未安王氏曰孔甘之

言非止於共適足以病王而已此說是也禮記曰為君止於仁為臣止於敬止共即所謂止於敬也孟子非仁義不敢陳於王前當時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惟其心主於敬則無如孟子之告齊王堯舜之道也此大人所以能格君心之非也小人不能恭敬以事主非為讒譖適所以病王也奕奕寢廟奕奕大也秩秩有倫也此四句頗難曉今且從歐

氏之説寢也廟也衆工之所成也然規為制度本於君子先王之大道聖人之所謨也意謂聰明之人下通小人之賤事上達聖人之大道無所不知而至於忖度常人之心則不待聰明者雖予亦能之蓋歎幽王獨不能而為讒邪所惑也躍躍毚兎遇犬獲之歐氏易其章為第五章今亦當從之毚兎説文曰狡兎兎之駿者為狡兎以譬狡惡之人王所當誅也荏染柔木以譬善人君子王當樹立之也至於往來行路

之人言又烏足數乎焉先儒讀為夷然切當從歐陽讀作於虔切蛇蛇碩言蛇蛇安閒也小人之情不可測安閒而為大言也出自口矣此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同言之好惡惟其口之所出曾無實巧言如簧巧言如笙中之簧以説人出其言曾無愧耻以見其厚貌深中也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惟其巧言則必嶮峻其心而外貌則安然無所耻此所以鮮矣仁也彼何人斯即讒人也麋水草之交左氏所謂吾賜

汝孟諸之麋是也居河之麋指讒人所居爾讒人既無拳力又無勇主為亂階又且疾病爾勇伊何言無所能也爾雅曰骭瘍為微腫足為尰說文曰脛氣足腫夫以此人無勇力又有疾病其人信匪鱻矣其謀大可畏其人心之險也如此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言其為謀既大而且多爾居徒幾何而能然哉此言為讒譖之謀決非一人能之必衆人道之者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

公作是詩以絶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

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李曰王氏云暴也蘇也皆畿内國名按左傳成公十一年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注云今河内溫縣是蘇在王畿之内者也至於暴為畿内國名無所經見豈鄭氏見作序者為卿士則以為在王畿之內邪蘇在春秋則稱

子而此稱公者孔氏云蓋子爵而為三公也此說是也正猶祭伯祭公祭之所稱伯者爵也猶此蘇之稱子也祭公之所以稱公者乃三公也猶此蘇之稱公也彼何人斯鄭氏云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為太切故言何人歐氏破之以謂下文云伊誰云從維暴之云是直指暴公斥其名也豈於同行之侶未斥其姓名乎從鄭氏之說謂彼何人斯為暴公之侶也從歐氏說則是

暴公也上文言彼何人斯下文言維暴之云歐氏以謂聽譖者伊誰乎乃維暴公之言是從則下文二人者其說迂回也當從鄭氏以為暴公之侶鄭氏之說固然矣但不當以為未察斥其姓名為太切鄭氏於巧言何人斯謂惎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今此又曰未察斥其姓名為太切其說自相矛盾則下文彼何人斯亦當從讒人賤而惡之其文勢不得不如此經言維暴之云二人從行序但言暴公為卿士者

蓋序特言譖之所由其始自暴公始也其心孔艱鄭氏言特其心甚難知不如歐氏以為心傾險而不平易也夫人心險於山川惟其心傾險此其所以為譖也胡逝我梁鄭氏謂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則以魚梁非是譬喻也歐氏破之以為詩前後多言毋逝我梁皆是取喻蓋以魚梁者皆是取喻無足疑者何為逝我魚梁欲利我所有也不入我門者與我絶也其所以不入我門者必其心有愧恥夫以人之譖人不

免有所愧恥如象日以殺舜為事而顔厚有忸怩謂
者僞心也愧恥者真心也人能充其愧恥之心則無
往而不為義矣二人從行二人者謂暴公之侶相從
而行我不知誰為此禍何為逝我而不入弔我也始
也如是之厚不若今日之薄如今之行不以我為可
乎以見後之不如舊也陳堂塗也孫炎注爾雅云堂
下至門之徑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以見小人之情狀
於此見之矣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歐氏以蘇公自内

省無所愧畏然此所謂斥讒人言爾之所為者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亦猶胡不畏天胡不愧人皆是責小人也彼何人斯其為飄風喻小人往來無節如飄風之起胡不自南胡不自北歘已適遭之也其猶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亦是歘已之所遭胡為而逝我梁衹所以攪亂我心以見不入唁我之意爾若安順而行之則汝何不閑暇而舍息爾若急遽而行乎則汝之閑暇脂汝之車何為而不唁我也苟壹者之來則云

何其病也爾還而入見我則我安還而不入見我則我心否塞而難知也以壹者之來則俾我祇安也此皆責不入我之家亦以見讒譖之人愧不敢來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此又言其相應和如伯仲氏之吹壎篪也壎燒土為之大如鴈卵鄭司農云壎六孔爾雅云大壎謂之嘂音叫郭璞云燒土為之如鵞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爾雅曰大篪謂之沂李巡云大篪其聲非一也郭璞云以竹為之長尺

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及爾如貫言如物之在繩索之貫此皆言其相應和也如此爾豈不知我心哉我以為不我知何為而疑我也爾不譖我則出此三物以詛爾三物豕犬雞歐氏以為壎箎貫三物不如鄭氏以豕犬雞之為安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壎蘇成公作箎譙周古史考云幽王之時暴辛公善壎蘇成公善箎二書但見此詩言伯氏吹壎仲氏吹箎遂以為壎乃暴公之所善箎乃蘇公之所善

皆求詩之過也為鬼為蜮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注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汝所為為鬼為蜮則誠不可得而見汝今乃人爾有靦面目而視人無窮言終必見我胡為而為此國語曰面而靦然注曰面目之貌後世用此句者以為愧恥非也於是作此歌以窮爾反側之心也自古讒人如驪姬之譖太子申生

如武后之譖王皇后如李林甫楊國忠之譖張九齡可謂難知矣如此言我聞其聲不見其身其小人之情狀可謂隱然而難知也然以此詩窮小人之情狀反側亦可以見其髣髴云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

還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

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李曰蘇氏曰巷伯寺人是也鄭氏曰巷伯閹官寺人

内小臣也鄭氏之意以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

及巷伯故以名篇是以巷伯寺人為二人此說不然

據此詩所言巷伯序詩者遂以寺人釋之非二人也

鄭氏以何人斯為二人則是以此為二人則非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說文云緀字從糸今且從經作此萋字貝錦文如貝文也左太沖蜀都賦曰貝錦斐成濯色江波王氏曰錦斐也哆侈皆是張大之意鄭氏之意則以謂箕星之所以成由踵已哆又侈而為舌故也然不如蘇氏之說南箕也因其有是形而命之耳讒人之誣君子亦必因其近似而遂名之斯言是也蓋古之論虛名者多說南箕也維南有箕不可以簸

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徒有其名耳上言成是貝錦則以喻讒人織其罪也此言成是南箕因其近似而遂譖之也彼譖人者不亦大甚乎誰適與之謀乎怪其謀之巧也正所謂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是也緝緝翩翩緝緝毛氏曰口舌聲也翩翩毛氏曰往來貌也捷捷猶緝緝幡幡猶翩翩此言讒人之意惟欲譖人爾無他營為也既而告之曰爾無謀欲譖人然亦當慎爾言君亦有時以爾為不信而去之君於

爾言豈不受之乎既而亦舍之而遷去也如江充之
譖太子其始也雖足以投其志其終也身亦受其禍所
謂既其女遷是也驕人好好好好自以得意也驕人
譖人也勞人被譖者也草草憂也勞人之憂無可奈
何故呼天而告之曰察此驕人之有罪乎閔此勞人
之無辜乎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若不受則投畀
於北北方寒凉之地使凍殺之北方若不受則擲還
與有昊使制其命蓋言惡之之深也楊園園名也畝

丘丘名也鄭氏曰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歴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孟子寺人之字言我寺人孟子作此詩凡百君子當敬而行之使自防也

論曰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故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觀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可謂惡之之深矣舜之去四凶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

殛鯀于羽山舜之所去者惟四凶耳而天下之人莫不咸服惟其惡惡如此巷伯也是以刑不試而咸服如後之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者非不知其惡然不能去者以其惡惡之未深此其所以亡也如漢元帝之於恭顯章帝之於竇憲非不知其惡而不能去則非所謂惡惡如巷伯也為人君者詳巧言何人斯之詩則可以為察姦之術觀巷伯之詩可以為去姦之術也

谷風之什詁訓傳第二十　小雅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弃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弃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李曰風俗歸厚則朋友有信雖久而欽之如伐木之詩是也風俗既衰則日趨於偷薄之域而朋友之道

絶矣谷風之詩是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而刺幽王
者文武之時親親以睦友賢不弃不遺故舊則民德
歸厚矣故伐木之詩所以述庶人之求友以見上之
風俗所致幽王既不能遵文武友賢不弃之道則其
民亦從而化之此其所以刺之也習習和貌也東風
謂之谷風毛氏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蓋言既有風
而能又有雨則可以成潤物之功亦猶朋友之相須
可以輔仁也朋友之相須既如風之與雨今也當懼

患難之時則惟我與女二人同其憂至於安樂之時女反弃予朋友相須之義豈如是乎頽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此詩以風雨為喻者皆是取相須之意王氏以謂相與達其道以施於下相與致其道以格於上則泥而不通矣將恐將懼寘予于懷言其當恐懼患難之時則致我於懷抱之中不暫忘也及其安樂之時我如遺弃之物無所記念也豈朋友之義所當然乎崔嵬山巔也言谷風

之及物維山之高無所不至則風之德大矣萎衰落也禮記曰哲人其萎乎亦是言其死王氏曰風之於草木長養成就之則風之德亦大矣然不能不終以萎死則風有所不能免也孰為此者乎天地也天地尚然而況人乎此說是也蓋天地之功猶有所不足也今也乃忘大德思我小怨非所以為朋友也

論曰周公曰故舊無大過則不棄也則是有大過當棄之矣如酈寄之於呂祿則當絕之矣當是時呂祿

之宗族親黨日夜相與思慮計議如何當時國家社稷之勢為如何故不得不弃之今也乃欲以小怨而弃之其可哉大德可思而不思小怨可忘而不忘風俗安得淳一而敦厚哉大抵朋友之義富貴貧賤患難安危其心當如一與之同安樂而於患難之時則不以為念非也如耳餘之凶終是也與之同貧賤而於富貴之時則忘之亦非也如公孫述是也公孫述與馬援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

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立舊友之位述鸞旗警蹕就車磬折而入所謂忘其貧賤之交矣惟光武則不然故交嚴子陵與之共臥以足加於帝腹上不以為怒則其居富貴之時不弃如貧賤之時矣伐木之詩光武足以當之此其所以興也谷風之詩公孫述似之此其所以不終也盖公孫述之待其舊友如陳勝光武待其故交如盧綰陳勝與張耳始居約時相然信死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回視昔日富貴無相忘之

語豈不愧於心乎惟高祖之於盧綰與之同里同日生綰以太尉嘗以出入卧内衣被飲食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時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則其待之亦如貧賤之時矣卒之綰亡入匈奴非高祖之過乃綰自取之爾陳勝不能取天下而高祖得之公孫述不能服天下而光武得之但見其朋友之間已自有優劣矣况其他大節乎

毛詩集解卷二十五

毛詩集解卷二十六　　宋　李樗黄櫄　撰

蓼音六莪五何反　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

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

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音户無母何恃出則銜恤

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

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

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李曰此言幽王之世天下之人苦於征役孝子不得以終身養爾鄭氏曰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征役之所不得見也歐氏以為滯泥之甚矣然觀此詩之言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則是言孝子行役而喪親之所作也蓼蓼長大貌猶所謂蓼彼蕭斯也鄭氏曰我已蓼蓼長大我視之以為非莪反謂之蒿興者

喻憂思在征役中心不精識其事王氏亦同此說歐氏則破之以謂以文害辭故其辭以謂民人苦於勞役不得終養於父母見彼蓼蓼然長大者非莪即蒿彼草木之微者其茂盛如此由天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父母養育我亦劬勞矣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之也其說比於鄭氏為優然不如蘇氏之說莪蘿蒿也莪蘿可食而蒿不可食采莪者將以食之譬如生子者將賴其養也幽王之世孝子行役而遭喪哀

其父母生巳之勞而終不得養如采莪者之得蒿也
哀哀父母生我勞瘁言父母之生我亦劬勞矣今乃
不得養其父母此所以可哀也凱風之詩以凱風喻
父母以棘心喻其子棘心難長之木也而凱風吹之
而至於夭夭亦可謂劬勞矣父母之於我如此今我
殊無以報之其心如何哉蔚牡菣也此章亦是上意
罍爾雅曰小罍謂之坎注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瓶小而罍大也罄盡也鄭氏以謂刺王不使富分

貧衆恤寡其說不類王氏皆以缾喻民罍喻王缾罄則為王之恥鮮毛氏以為寡鄭氏遂箋之以謂供養日少王氏亦以為其禍已熾則民鮮矣故謂之鮮民皆不如蘇氏以鮮為善言民以初生為善今也孝子行役而不得以終養父母是不如死之久矣北山之詩曰鮮我方將亦是善也善者蓋善生惡死人之常情矣旣時以生為善今既如此不如死矣銜恤憂也言無父何所怙乎無母何所恃乎其出則抱憂思而

去其入也則不見父母如無所至此以傷痛之甚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此以見父母之恩大也父兮則生我母兮則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此皆重複言其生育之恩以見其恩之厚也顧我復我言其周旋反復於我其恩如此出入又腹我腹懷抱也言受其恩如此我欲報之當何如哉故其心之欲與天無極也鄭氏曰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非也南山烈烈然寒飄風發發然而疾皆以興王之虐政

下章亦是此意鄭氏曰民之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而寒且疾也此非詩人之旨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獨何害而遭此又不得以終養也故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我獨不卒晉王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亦廢蓼莪之篇葢此詩辭哀而切讀之易使人感動正如凱風之詩述父母劬勞之志亦無不切不讀此詩無以見孝子

之志孟東野之詩以其草比其子以陽春比父母寸草不足以報陽春之德蓋本諸此推父母之劬勞如此故其子欲報其德其心無有窮已也嘗攷於詩凱風之詩惟欲其父母能安其室之詩也小弁之詩太子見弃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惟其父母不能安其室故其心思有以教之惟其不得終養父母故其哀慕如此向使不困行役不見弃於父母與夫父母能安其室則其歡欣之情可見矣讀詩當

以此類求之人惟不得事其父母所以哀慕不已讀是詩亦可以興發矣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徒南反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有饛音蒙簋音鬼飧音孫有捄音虯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音卷言顧之潸所姦反焉出涕音體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

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李曰此詩言東方之國偏困於賦役民財殫竭故譚國大夫作詩以告病焉譚國在王室之東春秋書齊師滅譚杜元凱注曰在濟南平陵縣西南饛滿簋貌飧熟食捄長貌下章有捄天畢亦是此意棘匕以棘木為之匕所以載鼎實也有饛簋飧有捄棘匕鄭氏以此二句為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王氏亦曰周之盛時饋諸侯之賓客以飧而饛其簋又有捄然之棘匕以載鼎實則其盛饋可知矣言其過人

之厚如此然不如歐氏以為足於豐饒之辭蓋當幽王之時東方之國賦役煩重民財困竭故思先王之時諸侯富饒其簋之飧饛然而滿其鼎之匕捄然而長蓋其時周之所取於諸侯者其平如砥石之平其直如矢之直君子之人則履而行之小人則瞻而視之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在位在下也正如論語所稱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其曰君子小人者

皆是分别貴賤上下之稱也惟君子履此道而行小人瞻而視之今乃不然故我從今反而顧之則潸然出涕傷今之不如古也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此章言東方之賦重至無小無大皆取於東使我杼柚其空其勢困乏則以糾糾然之葛屨履霜而行其公子則佻佻獨行至於周之行列皆是餫送而去或往或來不勝其勞此我心所以疚病也鄭氏曰言譚人自虛竭餫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意

是使我心傷病也歐氏以此為非詩人本義益此詩但言東人輸賦往來以是心疾殊無報幣復禮之事也此鄭氏所以為衍說也有洌氿泉此章則言民困於賦役欲王者少寬之也易曰井洌寒泉氿泉側出泉也穫刈也鄭氏以為穫落木名其說本於爾雅不然毛氏以為刈契契憂苦貌憚勞也此言薪已刈矣以氿泉浸之則必腐敗而不可用民已勞矣以重役困之則必將困窮而死故譚大夫契契然而憂苦於

寢寐之中而感歎東人之勩勞也尚庶幾也言已刈之薪庶幾可載而歸以爲用亦猶我人亦可息之而使安堵也歐氏曰彼刈薪爲水浸而腐壞尚可載刈若斯人者勞苦而困弊則將死矣故言可以休息之也此說雖無害然非詩人之意但言薪尚可載民亦可以休息但以二事相比也東人之子此章則言東人之勞西人之逸也東人之子自以其職爲勞苦王國曾無有勞來之者西人方且盛其衣服粲粲然而

自得以至水居之人亦衣熊羆之裘言以賤人而服貴者之服也私人之試百僚皆言小人得志紀綱敗壞無復王室之舊也或以其酒歐陽公曰言當飲漿者今飲酒矣非也此蓋言或醉以酒或不以漿或醉以酒言小人之得志也或不以漿言君子之不得任用也璲玉也佩璲以玉為佩也鞙鞙佩玉之貌也佩玉之貴者不以其才之長皆是小人用事故東方之賦重而不均也漢天河也言維天有漢監視於下亦

有光矣今胡為不察此邪以言王之不明也跂然三隅之形者彼織女也七襄從旦而暮七辰一移因謂七襄襄駕也人之織也經緯往来報反成章今此織女之星名雖曰織不成報章徒有其名耳睆明星貌牽牛河鼓也服蚊也牝服八尺曰較箱兩較間也牽牛之星名曰牽牛牽牛其用在服箱也今此牽牛之星徒有其名而不可用之於服箱也啟明爾雅曰明星謂之啟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曰明星昏出西方高

三舍今曰太白覩此則啟明即是太白也長庚不知是何星毛氏云只是一星故後世亦以長庚為太白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因以為名韓退之詩曰太白伴月蘇東坡詩亦曰長庚到曉猶陪月覩此則是以長庚為太白也鄭漁仲乃謂啟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没則西見此詩曰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則又似是二星不得渾而為一也不如待知天文者而問之也此葢言啟

明長庚徒有光明而不知監察於下也捄畢貌畢所以掩兎所謂田獵畢弋是也今此畢星徒有其名但施之於行列言不可用也箕可以簸米今南方之箕徒有箕之名而不可以簸揚箕星四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舌廣故曰翕其舌北方之斗徙西其柄之揭然耳不可以挹酒漿許慎曰揭高舉貌故不可以挹酒漿也歐氏曰天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

為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雖有箕不能為我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為我以挹酒漿其意以末章不關重役事故為此說上章既言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等句故此併言百官具位莫有其實故賦役之不均必自小人用事之所致乃若君子之所為必以寛其賦役均其勞苦必不至於此也古人多以箕斗為虛名蓋此數星皆取人間器用之物為有其名而

無其實故詩人以為喻而歐陽乃以為若必刺官司失職則日月星辰名職至多宜舉其大而要者義與王官相近方可以為善譬此則非也嘗觀唐盧仝月蝕詩歴言星辰不救月蝕之事其體製正類此詩葢此詩之作本無意於為文後之作者必求其法而放效之能知此則可以為詩矣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百

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李曰徂往也鄭氏曰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人為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非也詩言徂者乃暑

既往非是方盛也王氏以為四月維夏而六月徂暑則陽運而往矣往者屈也來者伸也陽屈而隂信則是由小人之道長此其所以亂也此說雖無害然亦不必泥於君子小人之說蓋此詩三章頗有次第一章則言夏時二章則言秋日三章則言冬日四月之時陽氣方盛至六月而暑往矣是其萬物微衰之漸其後遂為冬則其衰甚矣以喻幽王之政暴虐愈甚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乃夏之四月六月也若周之

時則以夏之二月為夏而周之六月乃夏之四月也不得為祖暑周時又用夏朔者蓋周雖自有正朔而夏之正朔亦不廢也如周官言正月之吉始和是周之正月也正歲則替教法如初此夏之二月如食齊視春時羮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此皆夏之時也食齊視春時食宜溫也若用周之春則是十一月十二月也豈得為溫乎羮齊視夏時羮宜熱也若用周之夏則是二月三月也豈得為熱乎以至

秋也冬也亦然以此觀之詩人之言有指周時者也有指夏時者也不可泥也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兩句頗難說諸儒之說固多未必是詩人之意一云上之人以我先祖為非人乎胡為忍加殘虐於我也苟以我先祖為人則當以人類待我不當視若土芥而無有不忍人之心正猶何草不黄之詩刺幽王之視民如禽獸故其詩亦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皆言幽王不以人視人也王肅曰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

先祖獨匪人乎王者何為忍不憂恤使我不得循子道此詩固無大夫祭祀之事不得以此為説鄭氏曰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為使我當此亂世乎此説雖是然亦未之盡歐氏因其説之未盡以為作詩之大夫斥其先祖此失之大者也詩人之意決不如此孟子曰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此兩句當以意求之儻不以意求之則是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乃是斥先祖也亦猶所

謂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若以是求之則必以謂貽禍於父母子孫為人而斥其先祖貽其禍於父母子孫豈人也哉豈夫子所取之詩哉其曰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者言先祖非人乎胡為使我至於此也其意則謂先祖亦人也必不使我至於此也然則我之取禍自何來哉若泥於先祖匪人則是斥其先祖也子細觀之謂先祖乃是人我之此禍非先祖之罪也此豈斥其先祖哉秋日凄凄此章遂言貪殘之政下民困

病如秋日淒淒然而百草俱病也亂離瘼矣爰其適
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家語以爰為奚詩人本意
未必不如是也沈内翰曰書之闕誤有可見於他書
如詩言天夭是椓後漢蔡邕言天夭是椓與蔌蔌方有
穀為對又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徂矣岐
有夷人行愚亦從此家語奚其適歸可以見其詩之
闕誤言下民罹此亂離之病何所適歸乎冬日烈烈
飄風發發言幽王之虐政愈甚如冬日烈烈然而甚

虐飄風發發然而疾則其暴虐甚矣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民莫不得養其父母我獨何為遭此禍也幽王之時天下莫不被其禍乃云民莫不穀者此特據父母之家民莫不得以養其父母而我獨不能蓋傷已遭亂之甚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此章言貪殘也諸家徒見詩以栗梅為嘉卉遂以為生於栗梅之下據詩言侯栗侯梅者侯維也言山有嘉卉是栗是梅也豈得為生於栗梅之下哉且如考工記言天下之大

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正猶此詩所謂嘉卉者也若泥於嘉卉而求之是以物色而求馬也梅栗美草今也廢為殘賊曾莫知其所以得罪之由蓋民者國之本也今君忍而殘虐之則清濁不可常矣幽王失道諸侯放恣天下治亂莫能相一亦猶是也蘇氏之意蓋以此章連下章説詩人本義必不如是此言相彼泉水一則清一則濁水尚清者而今我構此禍無時而善則是無有清者也滔滔大貌書曰浩

浩滔天言江漢甚大為國之綱紀固可以納衆水今幽王之時既無綱紀故我盡瘁以仕而莫我有則是不能納天下之善者也鶉注曰鵰也説文曰鷻雕也其字從敦若以為鶉鵲之鶉則無戾天之理惟鵰乃戾天爾雅曰鵰能食草似鷹而大黒色俗呼皁鵰一名鷻鳥其飛上薄雲漢此章蓋言下民欲深藏高飛以逃難不可得也言我匪鶉也匪鳶也安能飛至於天匪鱣也匪鮪也安能深入於淵此言難之不可逃

也山有蕨薇此章蓋言草木之生於山隰得其所托故作此詩以告哀而已杞枸杞也梾赤棘也蘇氏曰大夫有退而食蕨薇甘杞梾以免於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憐天下之志非以為其身也蘇氏之意蓋連上文蓋亦不必如此也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

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李曰言幽王之時役使臣下不均北山之大夫獨勞於從事不得休息其他大夫未必爾北山之大夫所

以懷思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此詩也昔晉周處以強毅為朝廷所惡及使隸夏侯駿西征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蓋既已事君則不得顧其父母既以為國則不知顧其家所以不敢以家事辭王事人臣之大義也若周處者可謂盡事君之節矣蓋處之於父母非不愛也義所當然也而北山之大夫勞於王事乃復念以

不得養其父母何哉人當以謂北山之大夫不如北門之忠臣又不如汝墳殷其雷之婦人汝墳之婦人能勉其夫以正而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父母孔邇殷其雷之婦人乃能勸其夫以義而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婦人之無知乃能不以王事為怨亦可謂難矣至於北門之詩則曰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室人交徧讁我則其忠臣已不如殷其雷汝墳之婦人矣然其臣乃能歸之於天不以為

怨若北山之大夫則已為怨也此其所以為變風變雅也北山大夫不當怨而怨夫子不删之者盖所以刺幽王也孔子曰公則說人主茍有均平之心則雖征役之重不以為怨若有不均之心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幽王之所為則甚不均矣大東之詩則賦役亦不均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役使不均有偃息在牀者有不已於行者以此二詩觀之則幽王之政無一得其平矣則

天下安得而恱服哉此其所以可刺也杞枸杞也季氏昭十二年有圃生之杞杜元凱注曰世所謂枸杞者正與此杞同鄭氏曰喻已行役不得其事此說是也此詩所言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因見杞菜之生感時物之變傷行役之久非有其實也王氏曰陟彼北山適險而之幽也亦非也此但言往北山采杞不以幽險為說偕偕强壯也說文曰强也因舉此詩言其强壯士子朝夕從事無有休息王事則無不堅固矣

然而憂我父母不得養之也正如所謂劉氏安晁氏危矣之意同溥大也言天下之大無非王土循率土之濵誰非王臣何獨任我也今大夫不均以勞苦之事獨以我從事而推以為賢所謂賢者又如下文嘉我未老鮮我方將之意同孔氏曰作詩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蹙國百里蹙蹙靡所騁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此說甚善蓋節南山瞻卬與此詩皆是幽王之詩一

則言其地之廣一則言其地之削當以意而逆志也亦如言文王之地言其廣則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言其地狹則曰由百里起蓋方言其興王業不在地之廣而在其德則曰由百里起方言其形勢之强而不失其人臣之節則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其言各有當也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蓋王之意善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以我之力方且剛强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至於此

極也將壯也旅毛氏曰衆也鄭氏曰王謂此事衆之氣力方盛乎此說不分明按此詩曰旅力方剛桑柔之詩曰靡有旅力書秦誓曰旅力既愆若桑柔之詩以謂衆之氣力也如秦誓所謂番番良士指此良士既雖無力亦不得以為衆也旅亦訓陳左氏庭實旅百杜元凱注以旅訓陳此旅力亦是陳力也自此以下皆是言役使不均有燕燕然而居息者有盡力以事國者有偃息而在牀者有不止於行驅馳於道路

者有或不知上有徵發呼名者有或慘慘然而劬勞者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有或以王事之勞鞅掌而失容者或有惟湛逸樂而飲酒者或慘慘而畏獲罪者或有出入放恣議量時政者有無事不為若其不均如此之甚矣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事謂之士大夫三公之與大夫則有勞逸之殊其勢然也孰敢懷怨上之心哉今也同是大夫而不均如此所以北山致大夫之怨也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李曰此詩言幽王之時小人在朝而君子與之共事故悔之也鄭氏以無將大車為取喻以無思百憂為非取喻當從王蘇之說鄭氏曰百憂者衆小事之憂也此說不甚明白大車蘇氏謂牛車也言不可將扶

大車苟將大車則塵汚之矣不可思百憂苟思百憂則禍及之矣亦猶小人不可與之共事苟與之共事則難及其身不可逃也下二章皆此意熲光也言不出於光明而致幽暗也重累也王氏曰車君子之所乘而非君子之所將將之則祇自塵而已小人者君子乘而節之使退聽而已斯可也乃下而將之則是將大車之類也亦不必如此說蓋王氏皆以三章為取喻其說則是而其為說似未可行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

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李曰鄭氏以為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蓋鄭氏徒見大明者文王之詩也故以謂文王能大其明幽王之時謂之小明故以謂幽小其明然以詩求之詩之所謂明明上天但言上天之明也上天之明豈有小大邪在小雅則謂之小

明在大雅則謂之大明鄭氏於小旻小宛皆求其義
小旻則以為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為小小宛
亦以政教為小皆不求其所以名篇之意而泥之於
小大之字故其說至於如是也明明上天王氏言幽
王作民主而悖天道無明德以察治故世亂此說不
然所謂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言天之明無所不察今
也大夫仕於亂世而乃勞苦是何上天不見察邪我
征之往於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

今乃更歷寒暑尚未得歸至于艽野言其遠也二月初吉言其久也以行役之遠所歷之久天胡為不見察邪鄭氏乃以大夫為牧伯之大夫然小明之大夫乃周之大夫也何以知其為牧伯之大夫邪孔氏云牧伯部領一州大率二百一十國其事繁多然是時大夫其行役也亦有事繁多者何獨牧伯邪心之憂矣其毒大苦言其思之大苦也念彼共人蘇氏以為思得共德之人而事也不如陳少南以共人為大夫

之友言大夫始仕之時必有友人諫之而大夫不聽既仕而復悔之故念其昔日之友而涕零如雨也我豈不懷歸又恐入於罪網也方其未仕不仕可也既仕則欲歸而不得蓋仕於亂世者多如此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王氏以為幽王之大夫以周之九月十月之間出使以周二月至于艽野日月方除者周以夏之十一月為正則以夏之十月為除方除則九月之間也楊龜山破其說鄭氏謂四月陽極而陰生故陽有

除之義也猶十月陰極而謂之陽月也若從王氏之說謂周以夏之十一月為正則十月為除歲莫而往歲莫而還不足以為久也當從鄭氏之說蓋其說本於爾雅也昔我往而至於艽野以四月之時自謂何時而得歸乎今則歲又莫爾念我獨兮亦猶我從事獨賢也我事孔庶亦猶或靡事不為也心之憂矣勞我不復有暇也念彼昔者之友睠睠然懷顧之非不懷歸畏取怒於當時也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奧煖也

謂四月之時也四月之時方往謂何時而得歸乎而政事愈蹙今歲聿云莫正采蕭穫菽之時也心之憂矣我仕亂世而自遺戚也念彼昔日之友與言出宿鄭氏以謂夜臥而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内是也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反覆不常之意非不懷歸畏得其罪也嗟爾君子無常安處鄭氏謂其友未仕者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當安安而能遷此説不然蘇氏以為久勞於外又有久安處於内者矣言我憂勞於外

在內之君子無常安之處也靖共爾位所與之人皆正直之人然後神之聽之用以福汝爾苟貪於安處不靖共爾位則神從禍爾矣以見憂勞者在外告於內者故出是言也

鼓鍾刺幽王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懐允不忘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鍾欽

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李曰鼓鍾之詩諸家多以為作樂於淮水之上歐陽公以為不然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廵之事何由遠至淮上而作樂不知此詩安得為刺幽王也書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為周臣故於此詩之義遂闕而不言惟張横渠以為淮水為害幽王不恤作樂不止故詩人言憂心且傷作詩之人傷之也此說得之淮水湯湯諸家多以湯湯為溢

至於湝湝則不溢矣淮水有洲則又勝於湝湝矣若以張橫渠之說求之湯湯乃是泛溢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則湯湯之溢無疑也湝湝亦湯湯也三洲言水之浸及於三洲也此言泛溢之狀伐鼛大鼓也憂心且妯妯憂也此作詩之人所以憂之也方幽王之作樂所以為樂而人乃以為憂者是非所樂而樂之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未嘗忘也古者未嘗不為樂則與民同樂今民以

為憂而王乃自以為樂其可乎淑人君子其德不回言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如是之回邪也其德不猶言其德不若是也至於末章則言所以為樂非不美也特以其所作非其時爾蘇黄門以為將作樂則鼓鍾所謂金奏也既鼓鍾欽欽於是乃鼓瑟與琴笙磬皆相和以至於二雅二南播之以籥皆不僭差蘇氏沈存中皆以為二南鄭氏則以為四夷之樂誤矣書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以堯之聖德可謂至矣

遭洪水猶有警戒之心為幽王者較之堯帝固甚相遠則其警戒之心當何如邪縱不能懷警戒之心則曷為作樂哉方民當昏墊之時幾不聊生而幽王乃安然作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民方以為憂而幽王且以為樂斯民聞鍾鼓且戚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樂甚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此樂也祇其所以為憂也唐太宗嘗曰夫聲之所感皆因人之哀樂將亡

之政其民困故聞以悲今玉樹後庭花伴侶之曲尚存為公奏之知必不悲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音也夫玉樹後庭花伴侶之曲非不愁也然作於太宗之時則未必悲二雅之南非不美也然作於幽王之時則不足樂以此見樂之作也不繫於聲音之間惟繫人心如何耳

毛詩集解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李黃集解卷二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監生臣吴　銓

毛詩集解卷二十七　　　宋　李樗黄櫄　撰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
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醻交錯禮儀
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
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
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
萬時億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
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
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

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李曰此詩言幽王政令之煩賦斂之重至於田萊多荒而又天降饑饉使民皆流散逃亡故祭祀神弗歆饗此言其序也惟其政煩賦重傷民之財奪民之力民不得從事於田畝此田萊所以為多荒田萊多荒則是饑饉之災降喪民無所食遂流亡散徙於四方此民所以流亡民既流亡則其祭祀而神亦不歆饗

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人民者鬼神之所依也今民人流亡則是神失其依矣雖豐其粢盛亦何補哉故祭祀不饗也萊者廢田也廢田謂之多荒者周官遂人田百畮萊五十畮萊者必欲治之今萊不治遂致於多荒此詩所以刺之也楚楚者茨楚楚茨棘貌抽除也鄭氏云茨蒺藜也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蓋言茨之楚楚則亦知棘之楚楚矣言棘抽者則亦知茨之抽矣此章言民之去草芟夷薀崇之而百

穀以茂百穀以茂則可以實之倉廩以供祭祀也王氏則以為傷今之意言楚楚者茨則茨生衆也王氏之意以為傷今而作然觀楚茨一篇乃是思古人之意如信南山甫田大田全篇盡是思古人之詩全無一句及於刺幽王楚茨之詩亦然也然古人之所以去草者果何為哉所以藝黍稷也惟其既去草以藝黍稷故其黍則與與其稷則翼翼豐茂盛大以致豐年之祥而倉庾則又充盈露積曰庾國語云野有庾

積注云庾露積禾也於倉言盈於庾言億亦是盈辭也以為酒食享祀於神祇又迎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為尸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侑勸之惟其有以安之又有以勸之後能助其大福也此章於豐年詩大抵相類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即此所謂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是也降福孔皆即此詩以介景福是也豐年全篇只是楚茨一章自可以備見也古

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謂其三時不害為時和歲豐則見倉廩之實可以為酒食以饗祀於神此古之時如此至幽王之時則不然矣自此以下皆言祭祀之事濟濟蹌蹌則言其

禮儀之備潔爾牛羊則言其牲牷之備濟濟蹌蹌則內備禮潔爾牛羊則外備物內備禮外備物其誠可謂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以之共烝嘗之祭有解剝其皮者有煑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有奉將以進之者祝祭於祊祊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或在此或在彼故使祝求之於門內之旁其祀事則下治矣孔明下治也惟其祀事孔明故先祖是大神必安而饗之報以大福使孝子饗其慶至於萬年無窮

也執爨饔爨廩爨也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饔爨之北是二爨者也踖踖有容也俎者從獻之俎也方其旣獻酒矣於是以燔炙而置之於俎其爲俎也則博大其俎之中又有燔炙二者燔燔肉也炙炙肝也孔氏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君婦謂后也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凡祭祀后夫人主共籩豆其籩豆則甚庶然所設之物亦猶在於祭祀而祭祀之事以

將為燕飲故曰為賓為客其大待客也始主人酌賓為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必自飲酌賓曰醻自旅而爵其禮交錯如此而禮儀終合於法度其笑語至於卒不亂宜乎神安而饗之報以大福萬壽至於攸酢也酢報也楚茨詩言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又言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其辭重複如此亦猶天保之詩言福祿無不重複蓋以見受福之多也熯毛氏以為敬不如蘇氏以為竭言我行

禮以筋力既竭然其禮樂未嘗或愆此以見周旋中禮也工者善其事曰工葢善於為祝故告於主人也告於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孝孫也爾之孝孫主人有苾芬馨香之祀故鬼神嗜飲食令所以予汝百種之福其來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幾期也式法也其福所以如此之多也則奉其祭祀齊整稷疾誠正慎固錫爾中和之福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禮儀既備此章則又言送神之意上章則言

祭祀之意今此則言送神也言禮儀既畢備矣鍾鼓之聲既告戒矣擊鍾鼓以告戒言祭畢也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又從而告之以神將歸也神既皆醉而尸則起乃鳴鍾鼓而送尸以其安然而歸於天也尸已出矣而諸宰及君婦徹去俎豆皆不遲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其諸父兄弟留之以備燕飲所以盡親親之義也樂具入奏此章則言燕兄弟也其燕兄弟而具樂入奏以安後禄鄭氏謂後

日之福祿不如蘇氏以謂祭之餘福也爾之殽則將行矣其同姓之人莫有怨者言皆相慶既醉於酒又飽於德其小大長幼皆稽首而相慶以謂今日之祭神嗜其飲食使君得壽考之福以君能順其禮甚得其時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惟願君之子孫世世長行而勿替也楚茨五章皆以祭祀之事惟一章則獨言爇黍稷以供祭祀蓋一章言其大槩二章而下則析而言之詩之體如此多矣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

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李曰此言成王之時能疆理天下以繼禹功幽王之時則不能繼其祖之業所以思古而傷今不然也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惟成王之為政獨以經界為本故疆理天下見於詩見於周官見於詩則如信南山甫田大田是也見於周官則如大司徒井牧田野是也至於幽

王之時田萊既多荒矣又豈能彊理天下哉是所謂暴君汚吏慢其經界者也此信南山詩所以作也信彼南山甸丘甸也信乎南山之地乃禹所以致丘甸之法也夫禹平水土之後其功見於天下者豈獨一南山而已哉而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者孔氏云作者指一處而表之其意通及天下也故序言彊理天下此說是也韓奕詩亦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禹所甸豈一梁山而已哉蓋方言韓之地故言梁山謂之

信南山者亦如是也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

甸方八里六十四井也然井田之法實見於周而乃

以為丘甸之法已見於夏后氏之世何也孔氏云禮

運言大道既隱繼而曰以立田里則是三王之初而

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

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也益稷濬畎澮距川與匠人

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丘甸之法禹之所為左

傳言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是十里

為成非周之賦法也而老蘇亦以為井田之興非始於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以至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蘇氏之說與孔氏合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以貢助徹皆本於什一若非丘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也故於丘甸之法已見於夏后氏之時也惟禹成丘甸之法而成王能繼禹之功故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曾孫指成王我疆言畫

其疆界也我里言分其土宜也晝其疆界則如周官所謂四丘為甸是也分其土宜則如周官所謂其穀宜黍之類是也南東其畝言或東或南順田畝之宜也左傳成公二年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舉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所謂南東其畝者亦猶或縱或横皆順其土之宜上天同雲此章又言天之潤澤如此在上天同起雲故雨雪紛紛然而積天既下雪又益之以小雨說文曰霢霂小雨也既雨雪矣又

雨之既已饒渥既已霑潤陸農師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故於雪言雱雱雨欲小而潤故於雨言霢霂雨雪雱雱言雪之盛也益以霢霂言雨之小也老杜亦云潤物細無聲亦是小雨也農師之言既得之矣而既優既渥又以為雪既霑既足又以為雪此則不當無分别也第一章所言地利也二章所言天時也地既利矣天既時矣此所以為豐年之報而生我百穀也其疆場之上翼翼然讓畔黍稷則彧彧然而

茂盛成王則歛而收之為酒食以祭祀以燕賔客而
獲壽考之報也巾田有廬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
農時則出而在廬秋冬則去春夏在廬所以暫居於
此也疆埸之上則種瓜焉此見地無遺利矣又入其
税天子剥削淹漬以為菹貴四時之異物於是以此
瓜獻之於皇祖故成王壽考受天之福也夫成王之
時非獨黍稷之茂而疆埸有瓜則萬物皆以成熟況
於黍稷乎至幽王之時田萊多荒黍稷尚且不熟況

於瓜者乎但以疆埸有瓜求之於是以見古今之異也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以獻祖考謂之騂牡者周人尚赤故也鸞刀刀下有鈴也刀下有鈴則其聲中節郊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是中節也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郊特牲曰血毛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楚國語亦曰毛以示物執其鸞刀以開其毛取其血膋以燒之血以告殺膋以升臭

骨脂膏也燒其骨膏以升其臭氣蓋以此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惟其祭祀既盡其誠故於此而進獻之所以獻之物則芬芬苾苾然而香遠聞祀事於是乎甚明先祖則從而皇大之故報以大福萬壽無疆也楚茨之詩先言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自是乃言祭祀之事其後則繼之以神嗜飲食使君壽考今此信南山先既言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於是言祭祀

之事其終亦言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以至甫田大田其始皆言曾孫勸農之道甚篤其後則言祭祀之事其終曰報以景福萬壽無疆是數詩辭雖不同其意一也是皆言福禄之報本於祭祀而祭祀又本於黍稷也張文潛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本出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雨雪之時而後乃及於祭祀禮樂之事也蓋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不

脩於上禮樂廢則亂隨之而起惟田事脩則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脩禮樂脩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有福禄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序如此也此言盡矣

甫田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一　小雅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

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李曰此詩所以為君子傷今而思古則是此詩之中幽王皆不能然也如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刺幽王

之世民人困乏必不能然也如禾易長畝終善且有刺幽王之世田萊多荒必不能然也以此觀之則此詩一篇之中皆如是也倬明也甫大也鄭氏曰甫之言大夫也不如毛氏甫田謂天下田也言明乎彼大古之時天下之田則一歲而取十千之數也其曰倬彼甫田正猶所謂信彼南山也十千毛氏曰言多也鄭氏則以謂一成之數毛氏之意謂當言舊畝之賦多田畝之賦既言十千則其他可知也不如鄭氏之

言為有依據九夫為井井税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税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税百夫其田萬畝此所謂十千也按漢書食貨志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授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信如此說則是一成之内歲之所取者八千畝也安得有十千也故孔氏破其說以為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

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為廬舍則家别二畝半亦入私矣家别私有百二畝半何得謂八家皆私百畝也孔氏此説甚善我取其陳毛氏曰尊者食新農夫食陳如此説則是古之農者皆食陳矣鄭氏曰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

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此與毛氏之説亦不甚相遠惟蘇氏曰一成之田而歲取萬畝以為國用又將取其陳積以時發斂以助農夫之困乏此説為善漢志曰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若無道之世倉廪困乏安得陳陳故我取其陳粟以食農人乃自古豐年之法也惟我取其陳食我農人為自古有豐年之法故我今適南畒視其耘耔而黍稷至於薿薿然而盛耘除草也耔蘊本也攸介攸止毛氏曰治田得穀俊

士以進漢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冬民既入則是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先王制士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畧也鄭氏之說蓋本於此然不如蘇氏之說

曰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其怠惰進其髦俊庶幾有年以遵古之成法所謂進其髦俊者如漢寵力田之類歟此說爲善以我齊明毛氏曰實器曰齊則以此齊爲齋字讀音咨王氏曰以我齊明内致其志也則以齊爲齋字讀皆反按禮記曰齊者精明之志也則齊明亦可以爲齊戒然齊明二字對犧羊爲文則當從毛氏之說以爲實器曰齊也蓋言以我明潔之齊與夫純色之羊以祭社稷以祭四方

以報之也蓋上章既言豐年之事故此章則修其告戒之禮也我田既臧言我田既善矣故於孟冬之日其農夫之人各受其賜慶賜也既而於孟春既郊而始耕則又擊其琴瑟與鼓以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雨以助我黍稷以養我士女也穀養也蓋國終則有始也周官曰凡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即此是矣曾孫來止王氏曰勞來曰來曾孫以婦子饁彼南畝而勞其來此孟子所謂省

耕是也田畯至喜於是田畯之官至而喜之攘却其左右嘗其旨否民知成王之勤於農事則盡力於治禾徧竟畝中終善且有於是成王不怒其農夫之克敏也如此成王以萬乘之尊而親臨於畎畝之中生於深宫而知稼穡之艱難田畯安得不奉成王之意乎田畯既已如此民安得不奉田畯之意乎曾孫之稼稼禾也謂有藁者也庾露積穀也茨積也梁車梁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言成王所得之稼則

如屋茨如車梁所得之庾則如水中之坻如高丘言其多如此鄭氏曰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緫遠者納粟米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近者納緫也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此遠者納粟米也惟其禾之多如此故乃求千倉以處之求萬車以載之箱車也既有黍稷又有稻粱言其無所不有也故於孟冬之日農夫之人各受其慶其將何以報之哉惟報之以介福祝之以萬壽無有疆竟而已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獲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李曰論人君之盛治必以鰥寡孤獨莫不得其所爲治而有一夫不得其所不足以爲盛治也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則天下可使無窮民如堯舜之時矣觀文王之仁政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此周文王之仁政也然必先以鰥寡孤獨各得其所然後可以見文王之世於斯

為盛不可以有加矣成王遵文王之法故鰥寡能以自存至幽王之時則文王之道於是乎廢大田之詩所以作也大田多稼惟大田然後多稼既是大田則當預備其種戒田器記季冬之月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既種既戒惟其既種既戒則田事無不備矣然後以我之利器始有事於南畝於是百穀之生既庭而直又碩而大凡民之所以勤於農功如是者則以曾孫是若故也言民

皆順曾孫之意王氏以謂不違農時毛氏之意亦然不如蘇氏以為順成王之所欲也既方既皁言百穀之生也方房也以其孚甲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皁者成實也則雖成實而未堅也既而又堅又好稂童梁也莠似苗也國語注云莠似稷而無實所以亂苗也故孔子曰惡莠之亂苗而不稂不莠非其種也除而去之則嘉穀於是乎長矣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毛氏曰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其說本

於爾雅說文以謂吏冐犯法則為蟊謂抵取民財則曰賊去螟螣蟊賊皆本於王者之政自古賢太守之治猶能使蝗不入境況王者之治人事既盡則天應於上宜其螟螣蟊賊不生也無害我田穉穉幼稼也言禾之小者螟螣之害幼稼為甚故曰無害我田穉當是時也無螟螣之害故民以謂田祖之神其有靈如此持付炎火之中使自消亡也其實非田祖付之炎火之中民見其無蝗蟲之害遂歸功於田祖至唐

明皇之時天下大旱蝗姚崇為相遂遣捕蝗使乃引此以為說其實與此詩異也古者無蝗蟲之災以此之功歸於田祖言田祖秉付炎火之中明皇既遭蝗蟲為宰相者宜勤其修德乃區區於捕蝗是從事於末也昧詩人之意遂為姚元崇之捕蝗況託儒者為姦乎有渰萋萋陸農師曰渰雨雲傳曰雨雲水氣也毛氏曰雲興貌惟其雲萋萋故雨祁祁王氏曰雲欲盛盛則雨雨欲徐徐則入土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此見民愛上心也惟天之降雨豈有先公而後私哉但以民之愛其上故欲其先公田而後私也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上之人又愛其民也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君民之情相愛如此安得不享豐年之樂也天之降雨既欲其先公後私則知其趨事於南畝先公後私可知也彼有不獲穉彼處有不獲刈之穉禾此處有不收斂之穧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蓋田主不暇收取所以遺寡婦

之利也序言矜寡不能以自存惟其如此矜寡所以自存也左傳曰或取一秉秆焉與周禮地官云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王制云鰥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在上則有常餼在下則有遺秉滯穗此所以各得其所也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甫田亦有此語所以省耕也此詩所言所以省斂也孟子曰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省耕斂二事皆當及其時古人所謂刈禾如寇

盜之至故人君於秋成之時而省斂欲其及時也來方禋祀成王之來也四方各致其禋祀與其騂色之牛及其黍稷各隨其方而祀之周禮大宗伯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惟其享祀如此故能助萬福焉蘇氏以謂騂黑但言其畧也王氏則謂來方禋祀則禋祀四方而已以享以祀以徧於羣神亦不必如此分別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

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李曰幽王之時不能正其賞罰以勸懲諸侯故君子思古之明王能如此則刺當時之不能也詩之所言只言爵命諸侯初無賞罰之事而序乃以謂賞善罰

惡者此特其文勢相連爾如大田之詩言寡婦而序詩者便以為矜寡詩人之言類如此者多矣洛水有二其一在宗周其一在東都在宗周則周官職方氏所謂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是也在東都則書康誥所謂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是也故瞻彼洛矣鄭氏以謂在宗周王氏以謂在東都此說皆通蓋宗周者諸侯所會之地而東都者宣王亦會諸侯於此亦是諸侯所會之地此二說所以皆通也至其義

則不然鄭氏曰我視彼洛水灉溉以時其澤浸潤以成嘉穀王氏則曰泱泱適中之水也水善利萬物然非適中則或爲害而蘇氏之說尤爲支離其說曰洛之水泱泱而無窮使洛愛其水無所澤萬物於洛無加也而物失其利洛惟不愛其水故無損於洛而物蒙其益此皆就洛水求義不如陳少南之說爲簡徑少南曰漆沮之水流入洛宗周在焉蓋此只言諸侯之朝指洛水所在之處以見所經歷之地也君子至

止福祿如茨言君子之至於此也王則錫之以福祿其多如葢室之茨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鄭氏則以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為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而王氏則謂使服韎韋之韐而作六師則以討有罪故也使君子討有罪則所謂能罰惡也周官凡有兵事韋弁

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是也惟古人以
韎韐之服為征伐之服則此下文曰以作六師而其
上文曰韎韐有奭則其為征伐之服無疑矣毛鄭則
以為祭服不如王氏之說為長夫諸侯之朝於天子
天子則使之服韎韐之服以作六師則其寵任之志
可知矣奭赤貌也鞞容刀鞞也古之言鞞猶今之言
鞘也琫上飾桓公二年藻率鞞鞛杜預注以謂鞞佩
刀鞘上飾鞛下飾與此不同要之此二物者皆是佩

刀鞘之飾而其上下則不可得而知也鞞琫有珌此王者所以錫諸侯也王者既以錫諸侯諸侯得事則可以萬年保其家室也福禄既同蘇氏曰言與諸侯共之也王氏則曰惟能賞善則善者衆善者衆則莫或為惡故福禄既同亦並受其福之意王氏之説不如蘇氏之説為明白君子萬年保其家邦亦上章之意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則讒諂

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黄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黄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李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禄則知古者世官為可信也然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春秋書

尹氏卒譏世卿者也蓋古者世禄不世官世禄者但
指其功臣而言之世官則無賢不肖皆以官寵之恐
為民害也此世禄世官之所以不同也楚令尹子文
之子箴尹克黄使於齊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
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晋叔向之弟
羊舌鮒罪祈奚曰叔向社稷之衛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古者重功臣之世如此而幽王弃之可乎裳裳猶堂
堂也湑葉盛貌鄭氏曰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

於下喻臣也按此詩只說賢者之類而乃以華喻君其說為不類此但言賢者之類昌盛如此故我見此子則傾寫其心以與之傾寫其心以與之是以其國有美譽而得其安處矣芸黃亦所以喻賢者之類惟賢者之昌盛如此故我見此子則締締然有文以接之有文以接之是以有慶賜也或黃或白既以黃為喻賢者之昌盛則白者乃其見棄也惟賢者不當見棄故我見之則有四馬六轡之文沃然而美左之右

之此末章則言賢者之德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又君子之所當有葢以見賢之左右無所不可也惟其如此則似之續之永永而不絶乃其宜也今幽王乃以讒言而棄之可乎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

求

李曰幽王之時君臣之舉措皆無禮文故詩人陳古之有禮文者以刺之如大田甫田瞻彼洛矣等詩皆是陳古以刺今也然以此詩觀之徒見稱美古人之德安知其為刺詩乎故李祭酒曰楚茨大田之什並陳成王德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時德之惡汝墳為王者之風楚茨為刺過之雅太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此說為善蓋詩之辭雖善而以音雅推

之則知其為刺詩詩之辭雖不善而以音雅推之則知其為美詩此所以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不然季札之觀周樂也何以知古人之盛衰列國之興亡哉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桑扈有二種如爾雅曰桑扈竊脂鳭鷯剖葦此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一種也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肉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色也爾雅有竊毛皆謂淺毛竊脂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

之竊脂者言之此則陸農師之說也交交往來也言桑扈之往來鶯然而有文也鳥之有文章正猶人之有禮文也人而無禮文則桑扈之不如也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毛氏曰胥皆也鄭氏曰有才知之名也鄭氏之說為曲賈誼亦曰君子樂胥胥相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賈誼以胥為相正與王氏同王氏曰君子所以相樂者以其有粲然之文以相接文以相接則遠於暴亂豈特人所

篤哉天祐之矣王氏之說亦如毛氏之說今當用之
惟君子能與臣下相樂則天祐之矣故曰受天之祐
夫所謂樂者豈其任情而行流連而忘返哉蓋有法
度存於其間也觀其末章則可以見其和樂而不流
矣領頸也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君子能和樂則可以
屏蔽萬邦矣惟其能屏蔽萬邦為國楨幹則四方諸
侯亦當法其所為故曰之屏之翰百辟為憲原其所
以至此者則其禮法自戢斂自畏難也如不戢斂不

畏難安能受福如此之多邪故曰不戢不難受福不那那多也兕觥其觩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致罰爵以罰其失禮今也君臣上下動有禮文則雖有罰爵亦觩然而不用其所以不用者以其旨酒而思和柔也夫旨酒禹之所以惡者以其能亂人也今也以旨酒而思柔則足以見其不為酒所亂也惟其如此是以交際之間無有傲慢故我雖無求於福而福自求於我也觀幽王之時如賓之初筵之詩見其君臣於

宴飲之間傲慢失禮無所不至如賔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觀此四句想其樽豆之間傲慢輕侮無所忌憚則雖有罰爵亦不勝其罰矣此桑扈之詩所以刺之也若夫先王之時則禮教素行如湛露之詩燕同姓之詩也而皆恭儉無有失禮如曰莫不令德則無有失德者矣如曰莫不令儀則無有失儀者矣燕同姓如此則燕羣臣可知矣故以湛露觀之則知桑扈之思古以賔之初筵觀之則知桑扈

之傷今也

毛詩集解卷二十七